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五

宋　時瀾　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霸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即所以導水況升髙則可以

視下而山脉與水脉相通觀山脉亦可以知水脉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

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為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邪刋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為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為標準也標準既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内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為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懐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他州皆舉山川以為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覲餘州所至可知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壺口梁岐皆龍門左右之外地也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為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故史官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排

伊闕費工不少豈得為無事哉鑿其所當鑿排其所當排不憚其難而止乃所以行其無事也人之為學其中節目不一若避其難而就其易謂之行其所無事其可哉推而論之則兢兢業業不害堯舜之無為不遑暇食不害文王之罔攸兼禹之治水先為其難非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為矣治梁及岐梁岐雍州之山也禹在冀州而治之何也蓋河水徑自梁岐河流欲通所以先治梁岐也太原岳陽以為標

準也覃懷厎績凡言厎績皆水之難治而用工多者也厥土惟白壤水患平則土色見矣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者冀帝都也百物所聚百事所出利之淵藪所以賦特重於他州相權以為平也或謂水土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以漸增之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欲當水土初平之時人力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為貢法異時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而天下之有餘常藏之於民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平水土或言

於田賦之前或言於田賦之後在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在後者其害小故徐而治之也皮服者島夷所貢狐裘之類也其他如卉服亦皆貢獻之物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綠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兖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盛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湍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争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為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害於河也盖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為平土水無所泄豈不為患

水為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於天地之間安可壅滯但使有所容足矣凡豬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如河小者如畎如澮皆令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為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胷中廣大後世淺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沒在下豈得而蠶至是而可蠶也草惟繇木惟條兗州水害

最重草木不得其性緜始柚也倏始長也與漸包惟喬之義異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正之供也田中下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禹八年於外惟兗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可以經略也

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為生夷俗以畜牧為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木漸包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聚

於平沙昔以水溢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險之鳥獸或險之草木或險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為人為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說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於震澤之下恐是既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泄而無壅矣草木惟夭惟喬以草木驗揚兖之水則兖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橘柚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草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厎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杶榦及楛六物非朝廷所常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鈌故惟使貢

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為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為龜古者以大龜為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

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

禹見山川實為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為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刻為人形夫山亦萬物之一止者為山流者為川飛走者為禽獸人在於兩間各為其類耳今必欲以山為人則人亦可以為山矣荊岐既旅亦此意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

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謂水萬折而必東亦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可以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且天下之理有如此者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亦有枯槁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亦有發榮之花豈害其為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知此理以一回之夭一跖之

壽遂疑天地之常道者多矣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苗昔以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自死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然方其有罪至於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為之晝其居宅使大得其叙後世以為投諸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視之則為西也凡禹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導山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

細者不能槩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為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以為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别廵歴以治其水獨以為治山旁小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為山勢連屬

既有河以絶其勢不可謂之逾也説導山者或以為三條或以為四列三條之説謂岍至碣石為一條西傾至陪尾為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為一條然内方大別在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為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説恐是自導嶓冢至于大別為一列自岷山至敷淺原為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何也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合黎

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或者以為河之發源自於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既遠出絶域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患為甚故禹之導河尤為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湍悍不播為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既分為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為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

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為漢至東為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沇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

絶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為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投之患難雜之夷狄皆不咈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厎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刋除罝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

復疏其源為經久之計也九澤既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之陂也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厎慎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制賦先存敬謹

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於中邦而可以為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叙其事者多違其心著其心者多畧其事今紀禹之制賦本末皆備厎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錫土姓古者無常姓有功德則胙之土命之氏水患既平相與治水有功者故賞而錫之同於治水必非一人今所見惟益稷而已祇台德先者歷年之久涉地之廣

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為之則力也禹為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説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王畿也王畿而以甸服名者井牧丘甸之畫大

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為準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少康中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為同為畿推而下之則為丘為井秸服者又去其草皮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地愈遠輸愈輕也凡一服之内四方相距各五百里如東方百里納總西方百里亦納總其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為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

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二百里爾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單弱小大相維内外相制此聖人制内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相牽而内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為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虜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非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秦至發閭左之戍以備北邊而無功萬里

出戍離墳墓棄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涣散安能為備本朝之兵往往弓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遠居人自結為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已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為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

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為之輕重也水患既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既成功故以玄圭贄見于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

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鴈雉幣帛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脉絡曉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為一水源委脉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別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蓋思曰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思之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溫飢飽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

由此心之專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五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宋 時瀾 撰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風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

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名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為六卿有事則為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為臨時亦分統

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為人偏者為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而不存萬惡之本原

也啓不歴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之五行三正已皆侮棄則其為惡何所不至方有扈棄侮之時天已絶其命至是惟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遇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

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為則在人則為命在師則為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

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為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

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為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此啟當時自為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啟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啟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

師戒勑戎陣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

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

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

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徬徨痛

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樂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心一體太

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洽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如累卵而猶以為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為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茍有間隙彼必投之此后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叙雖后羿懷不臣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為太康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間而起曰因者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城不起阿房陳勝

吳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東不治宮室李密王
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
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之
不聽去之則不能情逼義迫御其母以從之親愛痛
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去臣道
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計無

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𠕋中
如何哉其忠愛友恭之意展轉而無所依矣以此見
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為之藴積之久志念已熟
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盖怨
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
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
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
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

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己觀此五章俯仰髙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為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為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為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為邦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則民豈非邦本乎民所聚而成邦民所貳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

子孫堅決著明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功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葢其踐履之功既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失而即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

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伏於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發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天下為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在

下者以一身為天下說得近故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位雖不同其實無廣狹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歷數祖訓一愚夫足以勝懔乎之禹咸貳之黎民乃盤遊之太康其何以勝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

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情性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墻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酣音至于嗜宇則峻之牆則雕之非其則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於六事之中茍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況俱有之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其心為如何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亂當時之紀綱乃至於滅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
委付至今豈特墜皇祖之業哉當時聲明文物百蠻
来朝萬國面内如此之盛今乃至於不能保此時五
子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揚髙下正如黍離之詩痛
惜基業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尊顯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則者所垂之訓也關者通也和者平也石與鈞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通輕重之宜也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遺既有其業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墜其緒至於覆宗絶祀舉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廢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發歎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懷忸怩惶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葢視太康所為如己為之故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為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旨轉切無忿嫉不平之意真情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欲觀詩者當

先觀書則見詩之變風變雅觀舜之賡歌則見詩之雅頌本乎情止乎禮義有自來矣

胤征第四　　夏書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于周三百六十世浸遠官浸多往往分職不一惟羲和之官堯時四

人至夏已合為一至周亦不過一人其位浸卑舜伯夷典禮夔典樂周大宗伯大司樂合為春官也官皆轉而為多此二官獨轉而為少何也葢唐虞之時民性渾龎風氣未開啓其本原可以自治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而其它皆略自此以後風俗日薄以精微示之有所未諭故三代之君通其變凡天時禮樂之事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間以詔民亦非視天時禮樂為輕而略之也世變風移不得不質文迭變以

通其政堯舜之時天人未分淳龐未散也於此可以

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

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徂

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君臣之綱也嗟者發歎而憫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即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謹天戒即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己之有常憲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有則何以異

於無也百官修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功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專於此而業焉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既修輔萬幾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相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為

不恭則邦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遒人徇路之辭稽之

周禮可見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當時法度既修明遒人又每嵗宣揚其命於凡有官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羲和獨沈亂于酒以顛覆厥德德者人之固有羲和以沈亂而

顛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来羲和世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為惡大矣一沈于酒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爵禄皆不暇顧而遠棄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説者多謂羲和一臣之失職黜其爵可也削其邑可也何煩專行師伐不知羲和當時已遠棄厥司保其所有之邑負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酒尤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

飲酒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至此言羲和之罪皆凛然嚴毅至漢乃搉酒酤惟恐民飲之不多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世君職已不盡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集則為順不集則為差日者君之表日既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徹以至嗇夫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羲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謂昏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

敢自專有大賞罰必歸之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率先王之道已不得而與也此語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羲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嗣侯舉此斷羲和之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

必殺蓋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為戒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勅其衆者未嘗不舉人君以為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認為己權則人君

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崐岡熾烈之時不分玉石我衆為天子之吏若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虜凡以威而彊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為仁愛威

為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為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却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乎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所尚茍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於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

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脩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增修東萊書説卷七

宋　時瀾　撰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開導使之悛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

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即天命之所在蓋天心所享者天命所繫也湯進伊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陑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陑必用

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絶於桀湯得伊尹而進之拳拳尊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醜之天命絶矣絶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尊君不幸而無所伸豈預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

事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聖人見之明的而此心則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使湯非順天命應人心則為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為無道而且以為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有當於予心特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内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

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為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為宮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罹凍餒之患矣割者為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弗協桀為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蓋畏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願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内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為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勑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間矣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

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亳者湯既伐夏愧忸之心發於胷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即有以銷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慙德曰予恐来世以台為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為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尚矣何為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為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

天下將以為聖人且為之則凡欲為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慙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作者繼湯有慙而作誥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湯之伐桀慙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邪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

人君以撙節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非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為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往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昏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既昏其流豈能清徹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来即聰明之發見也聰

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為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纘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伐夏而纘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兹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常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令于下帝用是而不臧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桀既不臧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心於佑商也帝之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薰灼其民天下居憯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夏昏德所以亡

湯有德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為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為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肇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

徒視湯為莠為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已多尤為不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為髙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自非純乎

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為湯不過此耳本原既已清徹則凡於事為無不當理德懋者懋之以官功懋者懋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己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為度而任天下之才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小大哉改過不吝者驗之顔子可見顔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顔子之不貳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寛

克仁者自古言寛仁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

湯之寛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孚信於兆民其

閒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感之也彰信

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

戴商厥惟舊哉

乃葛伯仇餉湯之征葛為民用師之始故曰為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寛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

後世同日論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故因戒以為君之職侮亡者侵侮之侮有亡形則推絶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遏惡揚善人君當為之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為而為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慙恧之念倚於胷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有所雜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時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慙恧之念以累日新之功哉志自滿與篇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微之至此書主於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

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為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謂湯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安可留慙忸而不化以怠其初業乎昭大德即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它求亦於本原用工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贅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末體用悉備如易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即上不邇聲色以下蓋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字要看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然人以為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惟自得師則真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莫已若

則孫子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為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己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於終篇者人君之志入自滿為甚近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慎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為厥終之地

欽崇天道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能永保也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

之基業者皆在焉即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户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歎息憫其勞苦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之所賦為命人之所受為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

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即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天下之原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痡而不敢言桀若可偃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

遑特反覆手閒耳降災者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

人心慾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

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

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

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怒也不敢赦深

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為口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似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為之也夏牲用玄湯用夏牲湯何心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問罪桀也聿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絶以此見湯之伐桀全不為己都是為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

既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聖人知天於未命之先衆人知天於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安有僭差賁然如草木賁者燦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木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咸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

殖之理於此而信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為大歉然而不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

輯寧之責在己則桀之戾將移於己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為君之心也未嘗獲戾若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凡我造邦之人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鑒前事之可畏而體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即慆淫則不能守爾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為善則為惡苟心無

所即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為休美可知凡福禄之鍾祥瑞之来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天道善則福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為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足矣而朕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

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已為一區而歸於天有天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已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已不與至於為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己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有罪其誰之罪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歎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之誥皆聖人之格言萬國豈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未信而望其信焉此善導善誘之意辭語溫醇篤厚使人慕念無極如易所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咎單作明居

增修東萊書説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至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宋 時瀾 撰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秉其初心之虚也商

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為正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為重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為謹而史官紀叙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度縱敗禮書若無益然即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雖有驕奢淫泆之

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不免於昏迷而終於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為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

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憑藉扶持固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學者亦有此理蓋萬物皆備於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匹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子

孫弗率皇天降災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為惡皆恃天下為己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假手者非湯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意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亳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亳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寛為對代虐者必以寛湯之伐桀非有他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易東為西而已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曰罔不在初蓋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即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秉其

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即已未有能立之者於焉而致扶持植立之功也自是而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敬亦然惟愛親

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叙惟亂之於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於湯其道足以贊天叙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咈先民是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叙於天之自然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所咈是以己

而咈之也則人紀之理咈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於先民不能若是以已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弗咈時若即肇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叙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叙之訪為君為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齊聖廣淵易克也惟克忠為難求湯不幸處君臣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命未絶之時桀紂為君湯武安於為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絶則桀紂不可以為君矣故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兹一人覲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肅恭之態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為下邪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於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踐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蓋己之所素嘗者難敢以難望於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湯自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踐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材之主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為後世無窮之計

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徳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恒舞則為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為

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恒舞酣歌所以謂之巫風也觀湯之時以恒舞酣歌為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為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為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為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為比四愆不免則

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驅之何也蓋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動股肱耳目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於祿一體之義析而二固有視其君之過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

以懼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其股肱之義而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邦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於童蒙之初也天性未發人欲未

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於此故其辭警而意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皆凛然可畏之事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間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語森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聖詳味聖謨洋洋之大而嘉言則甚彰明蓋洒掃應對乃精義入神之妙

能反三風之訓而黙識之則所謂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者觀復姤

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勿修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墜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商書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常明不明則反

為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
為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
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
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
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
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

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憒悱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為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宫之營密邇先王先王之嚴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為實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若為之諱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

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為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警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祗敬欽

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渙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救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蓋湯於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於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諟以下至罔不祇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

所為無不纖悉内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為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於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况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為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

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己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

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
太甲方且以為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
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
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
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
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臨於天下以

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為得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意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迪後嗣為

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禀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慎乃儉德惟懐永圖

既言儉德又言慎乃蓋德者本然之理慎者用工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

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於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故昏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所謂止者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忠之類也言
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懌萬
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
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
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
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懌自尹之懌似未
足為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此見尹任天下之

重處尹之悅懌見太甲之為有萬世無疆之意是以尹之懌也不為尹懌為萬世而懌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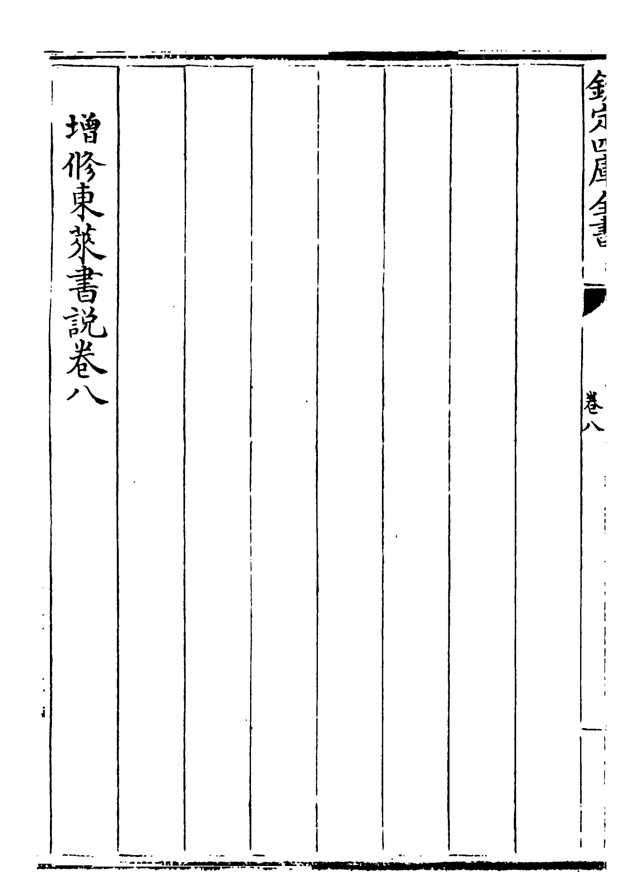
王未克變視罔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為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

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葺桐宫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己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即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宫湯所葬之地廬于墓側朝夕有所聳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宫居于憂果至於克終允德伊

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已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

九廟為墟矣使人凛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孰為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墜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脩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幾微而不從

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為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八